

人

文

青

岛

丛

书

青島事

●青島出版社 ●魯海著







青岛

旧事

鲁海 著

青岛出版社

书 名 青岛旧事(人文青岛丛书)
著 者 鲁 海
主 编 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 - 8662 传真:(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E-mail:lyg_qd@sohu.com)
雨 田
审 校 周晓方
摄 影 许锦启 秦 岭 王超鲁 王健民
装帧设计 若 谷
钢 笔 画 周 辉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出版日期 2003 年 7 月第 2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24 开(889×1194mm)
印 张 $6\frac{2}{3}$
字 数 100 千
书 号 ISBN 7 - 5436 - 0109 - 5
定 价 17.80 元
盗版举报电话:(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电话:0539 - 2925659)

前言

青岛是闻名中外的海滨旅游城市，蔚蓝的大海，青翠的山峦，湿润宜人的海洋性气候环境使青岛成为中国最具魅力的海滨城市。同时，青岛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古代文明，“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近代城市，又使青岛充满着迷人的文化神韵。

青岛的城市化进程虽仅百年，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早在五六千年以前，青岛的早期居民东夷人就已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岳石文化。春秋至魏晋，田单火牛阵破燕于即墨古城，秦始皇东巡三次登临琅琊台，田横五百义士殉节田横海岛，晋高僧法显取经东归登陆于崂山沿岸，北魏郑道昭书刻于天柱山峰。唐宋以来，道教大兴，李玄哲、刘若拙、丘处机、张三丰等历代名道相继来崂山修炼，“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使崂山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近代的青岛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天然的良港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殖民地。自1891年城市建置到1897年德人的早期殖民开发，自1914年日本的侵占到因“青岛主权”问题所引发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从1922年青岛回归后北洋政府的统治到国民政府的接管，从日本的第二次侵占到美蒋势力的盘踞，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青岛又成为国内外军政要员、商贾名流、文人墨客来往穿梭的舞台。

历史无言，逝者如斯。今天的城市日新月异、步履匆匆。而拂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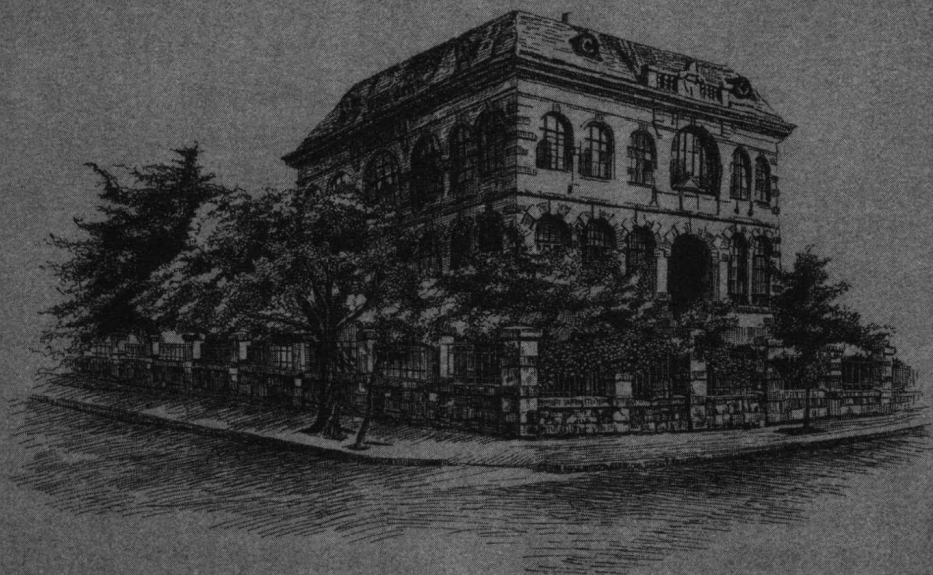
去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需要从城市历史的“文脉”中汲取营养。

鲁海先生上世纪30年代初生于青岛，作为青岛早期移民的后代，早年受先进思想影响，少年为文，一生致力于教育和文史工作，于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皆有较深的造诣。尤其可敬的是，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青岛地方历史文化的积累、搜集、整理与研究工
作，并撰写、出版了大量反映青岛历史文化的书籍和文章，为青岛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老楼与老街犹如城市的长者，它们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它们目睹了历史的沉浮，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变迁。而鲁海先生笔下的《老楼故事》、《老街故事》与《青岛旧事》正真实地记录了老城区100多处老房子与老街百年来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以及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许许多多令人回味与感慨的往事，它犹如青岛百年历史的枝与叶鲜活地反映着城市历史文化的脉络，印记着城市所走过的坎坷而艰辛的脚步。

站在21世纪的起点回望，历史的背影虽已渐渐远去，而历史所赋予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底蕴却一直向前延伸。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青岛、一个充满人文魅力的青岛已伫立于蔚蓝的东部海岸。

编者





目 录

- | | |
|------------------|---------------|
| 下村和萝卜会 [001] | 兴亚讲堂 [080] |
| 老衙门 [004] | 皇宫剧场 [084] |
| 天后宫 [008] | 礼贤中学 [086] |
| 青岛大饭店 [012] | 聊城路 [091] |
| 青岛的“里” [016] | 第三公园 [094] |
| “青年会” [020] | 大窑沟 [098] |
| 青岛市礼堂 [023] | 劈柴院 [101] |
| 汇泉炮台与青岛山炮台 [027] | 积庆里 [106] |
| 明华银行和东海饭店 [030] | 青岛影剧院 [109] |
| 国术馆 [033] | 崂山 [112] |
| 国际俱乐部 [036] | 贮水山 [117] |
| 领事馆 [039] | 青岛的书店 [120] |
| 江苏路小学 [044] | 《海风》 [124] |
| 王度庐和他的小说 [048] | 《青岛时报》 [127] |
| 第一体育场 [051] | 胶澳中学 [130] |
| 汇泉海水浴场 [055] | 青年文艺研究会 [133] |
| 跑马场 [058] | 圣功女子中学 [135] |
| 福禄寿电影院 [061] | 青岛的海运 [138] |
| 大舞台 [065] | 市立中学 [141] |
| 新新公寓 [070] | “学音联” [145] |
| 胶济铁路 [073] | 丹山 [147] |
| 迎宾馆 [077] | 水兵俱乐部 [151] |

下村和萝卜会

我生在下村的道口路。我父亲 1930 年回老家与母亲结婚后即来到青岛，住在道口路。

今天的南山市场过去有个杨家村，在山坡上。杨家村的下边，清溪河畔有一个小村叫下村。德国占领青岛以后，杨家村、下村一带建为台东镇。因为今天的贮水山古代曾有烽火台而被叫做凤台岭，镇在凤台岭之东，遂叫台东镇，这是中下层中国人的居民区。

对上世纪 30 年代的台东镇，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在《青岛素描》中有记叙：

“东镇原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现在成了工人小贩的居住区。自然，马路、电话、汽车，哪样都有，可是旧式的黑板门，红门里小店铺的陈设，冷摊的叫卖者，仿佛到了中国较大的村庄一样。这里很少摩登的式样。



19 世纪末德占前的青岛。



有不少的短衣破鞋的男子，与乱拢着髻子仍然穿着旧式衣裤的女人。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街上打架，拾蚌螺的妇女提着柳条筐子从海边回来。”

因为我两岁时我们家便搬到了“市里”——过去长时期对老市南区的叫法，我对台东没有什么记忆。不过，我长大以后母亲多次对我讲：“都说青岛是大城市，净洋楼。可是到了青岛还是住平房，和泰安一样，一间房子半间炕。窗户也是窗棂糊纸。你爹在‘市里’上班，晚上不常回家。有一天晚上招了小偷。小偷开了窗，用一根带钩子的竹杆从窗外伸进来，钩屋里的东西，我一声不敢出，只紧紧地抱着你。”

虽然我家搬到了“市里”，可是我几乎每年都来道口路，因为这里每年正月初九有传统的庙会——萝卜会，这曾是青岛最热闹的民俗节日，赶会时人山人海。

青岛的崂山是一座道教名山，道教宫观很多，清末民初共有七十多座。有些山上的宫观在山外有“下庙”，如太平路上的天后宫是山里太清宫的下庙。

宋代，崂山建了太平宫，属全真道教郝祖的华山派，元代在山外的下村建了玉皇庙作为“下庙”，主祀玉皇大帝。我国民间称正月初九为“天生日”，这里的“天”即指玉皇大帝。《道经》中说：“正月初九为玉皇诞”，所以这一天玉皇庙有庙会。

中国的庙会，溯源于宗教，而形成商贸、娱乐的节日。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贩林立，人头攒动，正值春正，大姑娘小媳妇都展示着自己的新衣，一派喜气洋洋。

北方风俗，“立春”这一天要吃萝卜，叫“咬春”，“立春日，无贵贱皆啖生萝卜，名曰咬春。”说生吃萝卜不生病，又有“吃了萝卜再喝茶，饿得大夫满街爬”，意思是说，吃了萝卜不生病，大夫就失业了。高士奇诗中有“咬春萝卜同梨脆”之句。正月初九，一般恰在“立春”前后，如2001年，正月十二立春，所以玉皇庙庙会上卖萝卜的买萝卜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庙会被叫做萝卜会。现在的萝卜会上，萝卜雕花成了传统项目，更突出了萝卜在庙会上的核心地位。



20世纪初的青岛市区。

随着青岛市人口的增多，庙内已无法容纳下越来越多的赶会市民，到民国初年，已从庙内扩大到庙外，以至扩展到庙周围几条街道。

下村成为市区以后，在玉皇庙东修了道口路。所以庙的大门在东边，像崂山太清宫一样，据说这是源自道教中“紫气东来”，不像佛教寺庙全是庙门朝南开。进门为前院，然后依次为中殿、后殿。20世纪30年代，玉皇庙曾改称清溪庵。

那时我几乎每年来赶庙会，小时候跟着母亲，多是由胶州路乘马车。马车是青岛的公共交通工具，每辆马车除驭手外，坐7个乘客。平时，到东镇的马车的运行路线是由胶州路到台东一路，到了赶萝卜会的三天，庙会扩展到辽宁路上，一切车辆都无法通行，警察也驱散不了，所以这几天马车只到利津路口。长大以后，我家搬到龙山路上了，我和伙伴们都是步行经登州路去赶萝卜会。

正月初九这一天，庙里人太多，很难挤进去，主要是在庙周围逛，包括道口路（曾叫稻禾町）、山口路（曾叫山科町）、姜沟路（曾叫住吉町）等四五条街道。

青岛旧俗是“忙腊月、耍正月”，过去，大多行当没有什么“歇礼



拜”，“公休日”，天天干活、上班，也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往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到过年才集中休息一下，多数行业要歇10天以上，人们利用这段时间“耍”。所以，青岛在正月有一系列庙会，正月初一开始在天后宫，初九开始在玉皇庙，十一开始在于姑庵，十六开始在海云庵。过去，规模最大的是玉皇庙的萝卜会。

正月的庙会与平日的庙会不同，摊贩们多数是贩卖食品、玩具、工艺品、小百货，而一般庙会上的服装、鞋帽少见。由于这里已形成萝卜会，萝卜摊最多。山东有俗语道：“烟台苹果莱阳梨，赶不上潍县的萝卜皮”，意思是潍县的萝卜特别好。它清脆可口，形状细长，别处确然没有，是萝卜会的热销商品，庙会上也有青岛当地产的大青萝卜，赶会的人没有空手而归的。

姜沟路一带是文娱场所，旧时代进不了戏院的茂腔、柳腔，赶庙会演出是其展示风采的最佳时机。这些民间小戏特别吸引妇女，民间俗称“拴老婆橛子”，有的妇女赶萝卜会为的就是听戏。

因为萝卜会开幕已经是正月初九了，高跷、旱船等“耍”，比天后宫庙会要少多了。

“文革”前，玉皇庙拆除，改建了文化馆和少年宫。新时期以来，庙没重修，可是萝卜会恢复了，每年都办。当年我家一带的平房成了两侧漂亮楼房林立的一条步行街。

老衙门

现在，青岛以1891年作为建置之始，因为这一年清廷决定将登州镇总兵衙门移置青岛口。清朝的总兵衙门，老百姓们叫它“老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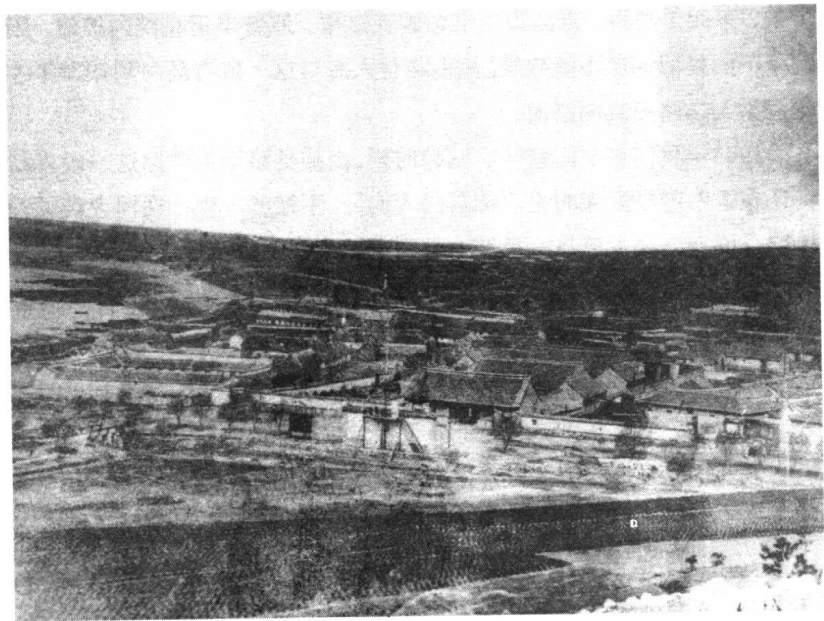
以哪一年做为青岛建置之始，有四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以

汉代建不其县为始，汉代从即墨县划出一片土地建了不其县，并曾为长广郡郡治，不其县城在今城阳，巧合的是不其县的辖境，与今天的青岛市区基本一致。第二种意见是以明代建浮山所为始，明代设卫所制，卫下设所，即墨境内有鳌山卫（旧址犹存），下设浮山所，有城墙，“所”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实体，巧合的是浮山所旧址恰为东部新区。第三种意见是以1898年清政府与德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成立胶澳租界为始。第四种意见是以1891年清廷在青岛建总兵衙门为建置之始。

这样，青岛历史的序幕应从明代说起。除一度建有不其县外，青岛市区这一带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属即墨县，元、明、清时期即墨以地瘠民贫著称，明末以来，粮食主要是地瓜和将地瓜切片晒成的地瓜干，它是常年的主食，“即墨地瓜干”有名，过去青岛有份文艺杂志就叫“地瓜干”，遇到荒年，百姓连地瓜干也吃不上。

明代，因海上有倭寇，实行海禁。万历年间即墨县县令许铤访问民

总兵衙门俯瞰。





情，发现城阳人牛稼等不顾禁令与江淮间进行海上贸易而致富，摆脱了贫穷。他不以为忤，反而上疏明廷，请开海运。明廷谕准，于是在即墨境内开放了三处海上航行贸易的港口，即金口（金家口）、女姑口、青岛口。能发展起来的海上港口多在河流入海口，青岛口也不例外。

青岛，本来是一个小渔村，但地理形势很好，背依青岛山，村前是青岛河的人海口，口外有小青岛。现代建海港都要人工建一座防波堤，小青岛为青岛港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

青岛山与大石头山虽仅为高百余米的小山，但有泉水，在30年代，今天的第39中学还有泉水汇集的涧溪，两山的泉溪在今掖县路汇合成了青岛河，曲折流向今“育才中学”，从这里流入大海。据说，过去海船乘潮水可驶入青岛河到今市博物馆一带。

德占青岛之初，在今“育才中学”门前，今市博物馆门前，今黄县路口建了三座石桥跨过青岛河，建帕斯达斯街（今大学路）时又在今39中门前建了石桥。1937年建红卅字会，把这一段用石板覆盖，上面覆了土，下面仍是河。青岛市图书馆曾在这里，原曾申请在院内扩建，因院子下面是旧河道不能建筑。鱼山路至入海口这一段青岛河到1978年才覆盖为大学路拓宽的路面。

1943年我住在龙山路迎宾馆的时候，由掖县路至大学路这一段青岛河还在，不过许多人叫它“掖县路大沟”。不知哪一年，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堤上、堤下形成两个湖，上湖大，下湖小，大堤成“凹”字型，中间有个缺口，夏季水大，从缺口溢下如同瀑布，下湖的水再流经黄县路杨振声故居旁的石桥。

上下湖与河床两旁树木众多，尤以绿杨为多，是我们常去游息的地方，我们一群喜欢新文学的青年都叫它绿杨湖，下游叫它绿杨溪。很可惜这一景致没有保留下来，上游的泉溪断流，下游已荒芜，近20年来全填平建了房屋。记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日伪特务为“杀人灭口”，在中国军队接管青岛以前暗杀了一批“知情人”。有几天早晨我去绿杨湖，在树林里发现枪杀的尸体。

正是有了青岛山、青岛河、小青岛，青岛口才得以逐渐发展，到清朝后期已成为了繁荣的海港，这也使清廷决定将总兵衙门（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建在这里，总兵是武二品大员，总兵衙门很大，规模远远大于一般的县衙门。它在青岛口的最西边，面向青岛河，大门与河道之间建了一座又高又长的影壁墙。总兵衙门前后三进，还有东、西跨院。德占青岛以后，强行拆除了青岛口全部的建筑，只留下了天后宫和总兵衙门。天后，即妈祖，青岛人称为海神娘娘，中国百姓认为海神娘娘保护着身家性命，以死抗拒，德国人以众怒难犯没敢拆。而德国初占青岛需要有办公的地方，总兵衙门做为了初期的总督府，到沂水路上的胶澳总督府1906年建成以后才迁了过去。

日占青岛时期利用这批建筑开设了一家“东文书院”，最初这家书院在胶州路上，日占青岛后迁到这里，它虽然也是一家中学，但奴化教育的内容远多于普通中学，中国学生都不愿进入，有些汉奸子弟甘愿考人，有的因学习成绩不好进这所学校，所以许多年里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学生大多回避这段学历。

青岛解放以后，市立女子中学改为青岛二中，由于学生的增多，老衙门拨给了二中，做为青岛二分院，但两处校舍隔着车流很多的太平路、大学路，于是在校舍之北建了新楼，仍叫分院，最后把青岛河最后一段，即当年青岛口顺岸码头的一段也覆盖起来，把二中的两处校园连成了一片。

为迎接建国10周年，北京及各地建一批新建筑，青岛决定新建一处礼堂，选择在老衙门，于是这座老衙门终被拆除了。1959年建成的礼堂可容2000个座椅，初叫“新建礼堂”，后正式叫“人民会堂”。青岛市多届“人代会”都在这里举行。目前，该处也是一处文艺演出的剧场。

人民会堂大门前面，北侧有几十株银杏树，自古以来因银杏树树龄长，建衙门、寺庙的时候都栽植银杏树，这些银杏树正是当年总兵衙门的遗物，人民会堂之南有一株高大的赤杨树，现已半枯，据说它早于总兵衙门而植。此树现在是老市区最古的一棵树。



天后宫

太平路上的天后宫，老青岛叫它“中国大庙”，因为贮水山上还有一座“日本大庙”。

日本大庙是日本人建的神社，祀天照大神，规模大于中国大庙，殿堂以外有日式园林和日本相扑比赛场。现在是儿童公园。

“天后”亦称天妃，妈祖，海神娘娘，相传她是福建省莆田县湄州屿人，姓林名默娘，父亲是都巡检的官。相传林默娘死后，凡渔民、船员在海上遇难，她总来相救，因而受到爱戴被尊为神明，官方初封为夫人，又尊封天妃，清代再晋封天后，闽南、台湾称为妈祖，目前世界有两千多座天后宫（妈祖庙）。因为凡有华人的港埠便有天后宫，故而形

20世纪40年代的天后宫。



成“妈祖文化”。已编有京剧、舞剧“妈祖”，现又在拍电视连续剧。

青岛的青岛口、女姑口、沙子口、金口、沧口、塔埠头都曾有过天后宫，青岛口（在今太平路上）的天后宫初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后经多次重建，扩建，现在的天后宫是在1937年扩建基础上，1999年再度大修的。

现存的两块修庙碑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的“募建戏楼碑记”中记有：“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可以见到青岛口在公元1700年前已开放发展。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块碑上记有：“旅客商人云集于此者，尤赖其鸿波不扬，墨邑青岛口，旧有天后行宫以妥神灵。”与前一碑都证明了清朝中期，青岛口已是一个繁荣的海口。

这两块石碑说明了德占的青岛不是“荒凉的渔村”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裴珂珑认为德占青岛前，这里荒无人烟，请她看了这两块碑方才闭口无言，以后在CCTV的《中国海洋》、《话说青岛》二片中我又面对镜头讲了这两块碑。

天后宫在旧历新年有传统的庙会。曾任青岛中华商公局董事的胡存约，早年曾在青岛经商，他写有一本《海云堂随记》，如记录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旧历新年：“庙中香火最盛，四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众多。天后宫设台‘耍景’，或一台，间或两台，多时亦常设于总镇衙门南侧。”

第二年又记有：“每届新正，口上商民人等群集天后庙，焚香祝祷，年复一年，代代如此，已成积俗。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肘姑（茂腔）、梆柳（柳腔）、秧歌，江湖把式无所不有……商家最重初五日，晨起拜财神，燃放鞭炮，谓之‘满堂江’。饮酒煮饺子，盛于盆，称‘聚宝盆’。焚香拜财神，并于店铺门首悬挂红彩，以志‘红财盈门’。”

我青少年时代的天后宫，初一至初五有庙会，与当年习俗一脉相承。天后宫只有前、后两进院落，初一这一天人流拥挤不堪，挤进去十